

流年记

穿越黑夜

鱼鸿

夜幕低垂，独坐阳台，窗外的灯光悄悄溜进屋内，在地上、墙上投下或明或暗的影子。从害怕到喜欢上夜的黑，缘于那些曾经的迫不得已。

八岁那年，母亲与人因房子的事发生争执，让我去接外公过来协助处理。我去外公家时天色已晚，从外公家往回走时，天已全黑了下来。黢黑黢黑的夜里，没有星星、没有月亮，外公领着我凭着记忆往家走。一会儿，路边的山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跑过，伴着小石子滚落的声音；一会儿，不知是什么鸟在嘶鸣，那声音低沉而沙哑；一会儿，好像身后有脚步声跟来……我屏住呼吸，紧紧拉着外公的手，紧随着外公的步伐。待四周静下来后，我悄声问外公听见刚才的声音没有，耳背的外公说没听见。黑漆漆的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一夜，山上的树、路边的草都变成了长辈们所讲的神话故事里的鬼怪，吓得我好几次催促外公快点走。

那是我第一次走夜路，尽管和外公在一起，但黑夜给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。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以后的人生中，还有很多夜路要走，而那些路没有任何人陪伴，需要我一个人去完成。

上初三那年，离学校不远处有一个叫雷打石的地方，大概有两里多路，一户人家也没有。公路靠山的一边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坟丘，另一边是丈余宽的河床，水流不大，却常在高高低低的石头间弹唱着悦耳时惊悚的乐曲。太阳还没落山，河对面的山上便会传来猫头鹰的哀鸣。公路两边的山上，因开采石头留下一个连一个的石洞，到了傍晚，常有成群的鸟或蝙蝠从这些洞里飞出，更增加了这条路的恐怖程度。

山里的冬天，天黑得特别早，太阳刚一下山，四周便很快暗了下来。姐姐毕业后，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来走。每当走到这里，我就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：不要回头，不要四处看，不要想那些传说……直到如今，我还会梦见自己到学校去，走到这里被吓醒的一幕。

黑夜锻炼了我的胆量，也练就了我的长跑特长。我在初三时参加了全县中学生运动会3000米长跑和5000米竞走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上了县重点高中后，每两周回家一次。过了色河，同学们开始一个个减少，到最后，常常是我一个人骑着车子急驰在茫茫夜色中。

从家里到县城有六十多里，比雷打石更长、鬼怪故事传说更多的地方有很多。在一次次穿行中，我胆子越练越大，黑夜给我带来了一丝丝战胜恐惧后的欢乐，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在黑夜中辨别各种声音。慢慢地，我开始喜欢并享受在黑夜里行走。

最后一次在黑夜里行走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个寒假。那天是腊月二十九，正逢各镇赶集的好日子。为了将当年进回来的门画、日历、挂画全部卖出去，我主动和母亲商量，由我骑自行车去色河镇卖，母亲、父亲和弟

弟在本镇上卖。

色河镇离家几十里，是漫川、板岩等多个镇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。等我一大早骑车赶到色河镇时，镇上摆摊的人已经很多了。我在镇邮政局门前找了块空地，摆上要卖的各种印刷品。刚摆好，生意就来了。我一边吆喝，一边收钱，一边为顾客卷画，看着眼前一沓沓印刷品变得越来越薄，我后悔早上出门带少了。

卖得起劲儿的我竟然忘了时间，直到旁边卖凉皮的大娘端过来一碗凉皮，说这是留给我的最后一碗时，我才想起母亲早上再三叮咛我早些回去的事儿。

吃过大娘的凉皮，街上的人依然很多，看着眼前越来越少的印刷品，我不断暗示自己天色还早，还可以再卖些。也在暗中和父母较劲，希望自己能卖得更多。

旁边另一个卖馄饨的大娘说：“姑娘，你再不收拾往家走，天就黑了。”大娘说靠河道的太阳下山晚，一旦下山天就真黑了。

正如大娘所言，我离开色河镇不远，天就似乎一下子暗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天就完全黑了下来，我只好推着车子走，想着拦路过的三轮车、皮卡或是货车捎自己一程。在那个交通不便，汽车稀少的年代，要想拦一辆车真不容易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，终于有三轮车“突、突、突”的声音传来，我拼命地在黑暗中挥着手。还好，司机看到了我，将三轮车停了下来，待我好不容易爬上车斗一看，满满一车斗人。我只好站在车斗的最后面，自行车不能放在车斗内，我和另一位师傅一起紧紧拽着自行车，让自行车紧贴着后斗，在颠簸中前行。

尽管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夜开三轮的师傅是谁，帮我紧拽自行车的人是谁，但是我却记住了那个黑夜。如果没有他们，那夜的我会怎样，简直不敢想象。

那一夜，母亲、父亲还有弟弟、妹妹都挤在那个租来的、用来堆放货物的小房子里，焦急地等我回来，等着一家人一起回家迎接新的一年。

夜更深了，我们一家在微弱的手电筒灯光的照射下，步履匆匆地往家赶。沿途也有没睡的人家，零星的灯光从那些窗户里溜出来，在寂静的夜里忽明忽暗地闪着。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，妹妹说她饿了。母亲说，明天就过年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家做好多好多的好吃的。

一路上，除了大家的脚步声，更多的是沉默。母亲和父亲在心里盘算着过年的那些人情往来后，会剩下多少钱供我和弟弟开学带走。我和弟弟何尝不在想这个问题呢？

上学的那些年，为了挣我和弟弟的学费，母亲和父亲不知奔波了多少个黑夜，而我却只参与了其中的一夜。许多年后，提起那一夜，母亲很自责，她说要是早些到色河镇上赶几个集就好了，那样的话下学期的学费就不用再借了。

后来的我，再也不用独自在黑夜里行走，却不得不面对工作中、生活中，还有写作的道路上时时出现的至暗时刻。黑夜依然存在，仍需我一个人走，只是我已不再害怕。

行走者

烟雨重庆

时光

初抵渝州时，天气甚美，阳光明媚，丝毫不见“雾都”的影子。晚上与朋友游览了著名的网红地“洪崖洞”，心情大好，商定第二天再游览几处心仪已久的景点。

第二天晨起，拉开窗帘，便见窗外烟雨蒙蒙。窗外的山城似乎都浸在淡青色的纱帐里，仿佛砚台里未研开的墨汁。开窗伸出手去，飘来细密的水珠，沾在手心上胳膊上竟凝成极小的露，这才惊觉重庆的雨原来是雾的骨血，永远带着欲说还休的缠绵。

隔着时空，我在电话中听到朋友的轻笑声：这种天气在这里太寻常不过了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你不妨趁此天气出去转转，感受一下烟雨中重庆的意境与韵味，以外地人的眼光或许会发现些况味的不同。

出租车盘旋着扎进山腹，车窗外的世界正在晕染。嘉陵江面浮着碎银般的光，轻轨列车撞破雨帘穿楼而过，十八梯的石板沁出百年包浆的幽光。司机的重庆话裹着花椒香：“大哥看仔细，勒是雾都的呼吸嘛。”防空洞改筑的火锅店飘出红油蒸汽，与雨雾在半空织成紫棠色的薄纱。

朋友约在南滨路的玻璃房子。推门时铜铃轻响，哥伦比亚咖啡豆的焦苦正与缙云毛尖的清冽厮磨。临窗坐下，整座城便成了浸在鱼缸里的微缩景观。对岸来福士的尖顶刺破云层，朝天门码头吞吐着游轮，江面货船拉响汽笛，都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雨幕，恍若杜拉斯笔下褪色的西贡。

我们手端着小黄油拿铁，彼此都静静地坐着，看伞花在长阶开谢。穿香云纱的婆婆拎着藤篮拾级而上，篮中栀子沾着水珠；戴渔夫帽的摄影师支起三脚架，镜头对准吊脚楼飞檐坠落的雨链；西装革履的白领举着伞匆匆掠过，边走边打着手机；斜对面的“重庆书局”门口，不时有逛街的青年人驻足，洒着细细的雨丝拍照留念，仿佛穿越时空又在上演着“雨霖铃”的情动；忽而旁边小面馆的吆喝声刺破了星巴克的蓝调爵士……潮湿的空气里浮动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叙事，让人沉思，令人着迷。

转过头来，发现咖啡店中还有一个老者，静静地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，向窗外的雨景凝望着。悄悄地问店老板方知，这位老者以前是个摄影师，每天下午都会坐在这张椅子上看窗外，想来是个有故事的人吧。

我仔细地端详着老者，临窗的老藤椅像是成了他的专属座位，粗

布衬衫口袋里斜插着一枚磨砂镜头盖。老人凝视的姿势像被雨钉在玻璃上的蝴蝶标本，右手食指无意识地在膝头敲打，仿佛在给雨滴计数。老板端着虹吸壶经过时，一粒水珠正顺着他的银发滑进皱纹沟壑，溅起心绪的微尘。

我们窥见他时而用掌心虚拢远处匆匆行人的轨迹，时而对着雾气中的大桥远景轻捻指尖——那是老摄影师调试光圈的下意识动作。玻璃窗上的雨痕交错成经纬，将他眼中的山城切割成无数暗格。或许每个方格都藏着一段显影失败的往事：朝天门消失的轮渡剪影，十八梯石板路上蒸发的栀子香，某双在解放碑雨幕中转身的红绒鞋。

我情不自禁地拍了张他的背影，心里想着就取题“雨中，沉思的背影”吧。就在按下手机快门的刹那，他忽然伸手触碰玻璃。对街面馆腾起的热气恰好漫过霓虹灯牌，将整个画面晕染成泛黄胶片。老板在柜台后幽幽道：“他总说重庆的雨是显影液，淋透了，旧时光就浮出来。”

“你看那对红伞。”朋友忽然指向江岸。两柄朱砂色的伞在观景台忽近忽远，时而交叠成并蒂莲，时而疏离作彼岸花。水汽氤氲的玻璃上，我们的倒影与无数陌路人的故事重叠。穿婚纱的新娘提着裙摆跑过，雨丝在她头纱缀满碎钻；老茶客端着盖碗临江而坐，茶船积的雨水漫过青花瓷纹。

暮色染透雨云时，江边亮起灯带，金黄色的光瀑倾入江水，游轮彩灯在波涛间碎成琉璃。我们续了第三杯“小黄油”，看霓虹在杯里漾开又聚拢。玻璃幕墙外的雨脚渐密，室内蓝调钢琴曲与檐角铁马风铃竟生出奇妙的和鸣。此刻方懂山城雨天的妙处——当整座城市被雨水晕染成水墨长卷，麻辣鲜香都化作青雾里的平仄，再匆忙的步履也要为十八梯的绣球花停驻。

掌灯时分走进雨里，解放碑的钟声正在潮湿中沉降。雨刷器划出的扇形光影中，我看见无数人生在伞下流动。朋友撑开素色纸伞轻笑：“重庆的雨啊，下着下着就成了时光机。”

我回眸望去，整座山城正在雨中显影。那些顺着屋檐滑落的、从伞骨坠下的、沿脖颈渗进衣领的雨水，此刻都成了无意中撞入心扉的诗句，将梯坎上的脚印、火锅店中的热气、背篓里的春笋，浸泡成永不褪色的记忆。而重庆人，原是泡在雨水里也能发芽的黄桷树啊！

我们沿青石阶走入更深的雾中，任山城的雨将此刻酿成他年的老酒……